

让纯粹文学滋养人们生活

——作家李立欣《南风薰兮》的创作之路

□记者 杨颖琦



2022-2024年度赵树理文学奖入围名单一出，运城文学圈不少人就关注到了作家李立欣与他的散文集《南风薰兮》，那名字里就带着一股子河东特有的温润劲儿，果然稳稳占了一席。《南风薰兮》以“风”为脉络，从作家的视角，叙说了千年河东的山水形胜与人文魅力，既着眼于大视野，又聚焦于小日子，以自我情怀去达意乡土与民俗、旧事与故人。这不仅是对他10多年来散文创作的肯定，更是河东地域文化散文在山西文学版图里的一张亮眼名片。

从博客时代敲下的随性文字，到公众号“淇园散文”里纯粹文学创作高达几千甚至几万的点击量，再到散文集《南风薰兮》两年磨一剑的精心打磨，李立欣就像个执着的耕作者，始终扎根河东这片热土，以笔墨为犁，深耕乡土民俗，用独属于晋南的腔调，为河东的人间烟火留痕。他的文字，就像春日的南风，轻轻拂过脸颊，裹挟着大地的泥土芬芳与千年文脉，在纸页间铺开一幅鲜活的晋南生活画卷，也把地域散文的坚守与创新，讲得明明白白。



初心：从随心书写到乡土坚守

“散文就是我们每个人精神世界里最贴心的贴身内衣，每一篇散文，都是我们认真活过的证据。”谈及散文创作的初心，李立欣的话语质朴而真挚。10多年的创作之路，他历经了3个鲜明的阶段，从外在的随性到内在的真诚，从泛泛的记录到精准的深耕，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创作坐标——河东地域文化散文。

这份对散文写作的执念，始于2008年工作调整后的闲暇时光。彼时跟风写博客的他，将生活所见所感随手记录，那些被他称为“学生作文”的文字，虽带着青涩与稚嫩，却为他打开了文学创作的大门。

而当他将目光投向自己成长的乡村，一切开始变得不同。2015年公众号兴起，他开始用白描手法记录、还原晋南乡村的烟火日常，用乡音写乡情，用乡土话讲乡土事。那些藏在巷陌柴米、稼穡躬耕里的细节，那些刻在晋南人基因里的民俗记忆，瞬间引发了读者的情感共鸣，阅读量很快就冲到一万甚至几万。“这是一个写纯粹地方文学的个人账号从未想过的热度。”他说。

在李立欣看来，散文是写“我”的文体。每一篇文字里，都清清楚楚站着一个真实的他，背后是一个人的品格与境界。“我

们为什么要写散文？不是因为这个世界少了一个故事，而是少了一个‘我’；不是因为这世界缺了语言，而是缺了‘我’的语言。”他始终守着“我手写我心”的本心，从博客到公众号，从零散的篇章到结集成书，不管创作形式怎么变，他对生活的真诚观察、对乡土的真挚情感，从来没变过。

而河东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，不仅是他的生命原点，更是他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。不管写多少篇，这片土地永远是他散文里绕不开的主题，因为“乡村与土地是我看世界的底子，艺术与生活是我生命的自觉，我写故我在”。

共鸣：散文疗愈人心，亦对抗时间

在李立欣的散文创作之路中，除了与本土作家的紧密联系，还有几位作家对他影响深远，史铁生、迟子建、贾平凹、刘亮程、余秋雨、汪曾祺、周涛，他们的文字，在不同时期为他指引方向。其中，史铁生与刘亮程的创作，更让他读懂了散文的疗愈力量。“散文真是个好‘好东西’，他们在自己的散文里，一次次直面生活的难题写下的充满哲思的语句，不仅疗愈了自己，还疗愈着万千读者。”他说。

史铁生的文字，在当下成为年轻人的精神慰藉。这位故去10多年的作家，用直面苦难、命运与死亡的哲思，为身处焦虑与孤独中的年轻人注入力量。“苦难既然把我推到了悬崖的边缘，那么就让我在这悬崖的边缘坐下来，顺便看看悬崖下的流岚雾霭，唱支歌给你听。”这样的文字，既是史铁生的自我救赎，也是对万千读者的慰藉。刘亮程这位“最后一个乡村哲学家”，则以极致的观察，将新疆小村庄的马、狗、蚂蚁写得活灵活现，《一个人的村庄》中的文字，定格了乡村的生死与生生不息，让平凡的生命有尊严且灵光闪闪地活着。

李立欣的散文，也有着这样的疗愈力量。于他而言，写散文是自愈与自娱，在笔墨间安放自己的灵魂，在书写乡土的过程中，找寻与世界对话的方式；于读者而言，他的文字是打开河东文化的一把钥匙，是唤醒乡愁记忆的一声号角。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晋南风物、民俗记忆、人间烟火，不仅让运城读者倍感亲切，让周边同风同俗的读者产生共鸣，更让更多人通过文字，看见河东大地的厚重与鲜活。正如赵树理文学奖获得者王秀

梅对《南风薰兮》的评价：“这本书很有自己的风格，具有浓浓的乡土气息，运用了大量富含历史信息的方言，语言鲜活有节奏，叙述有很强的画面感、镜头感，能担得起晋南文化的代言。”

在李立欣看来，散文写作乃至所有纯粹文学写作，归根结底就是两个问题：写什么和怎么写。题材是写作的矿井，而写法则是挖矿的方法，每个作家都要找到自己的“声口”，用独属于自己的语言、温度、口吻完成创作，让读者蒙住名字看几十行，便知这是他的文字。一路走来，他始终在追问自己：“假如，将自己的散文隐去姓名后，读者能认出是李立欣写的吗？”这份追问，是对创作的要求，更是对自己的期许。他希望自己能形成个人的文学标签，创造流传得下去的文字，而这份期许，正藏在他对河东文化的深耕细作中，藏在他对文字的精益求精里。

对于此次入围赵树理文学奖，他不惊不喜，是否得奖都不影响他未来的文学创作。他始终坚信，一方水土的魅力，在于山水形胜之美，在于人文历史光辉，在于民风淳朴有道，在于民俗吉祥有趣，在于城市的烟火气，在于乡村的稼禾美。而散文创作，就是要把河东、把运城作为文学的底色，从不同层面为一个时代写真，刻画现实与人性，反映世道与人心，让纯粹文学滋养人们的生活。

南风薰兮，吹面不寒；河东文脉，笔墨相传。李立欣用10多年的坚守，证明了地域文化散文的价值与魅力，也让更多人看见，河东文化这片沃土，有着无限的文学可能。

创作：用实心写文字，用真情动人心

“作文如同做人，你得诚恳，得纯粹，得知道你为谁写作。”这是李立欣坚守的创作态度，也是他的散文能打动读者的关键。在他看来，真正的好文章只有一个标准——“读者爱看”，而让读者爱看的秘诀，便是说老百姓的话，写老百姓的事，抒老百姓的情。

他的创作，始终以“为老百姓做文学，让老百姓喜欢看”为理想，用实心写文字，用真情动人心。正如第八届鲁迅文学奖得主江子在《燃爆记》中对母亲的真实刻画，扒开内心的真实情感，才能引发读者的深层共鸣，李立欣的散文，亦是如此。

他写解州的羊肉泡馍，串联起6个与泡馍相关的故事，从年少吃到年长，从一人吃到众人，泡馍的味道里，藏着乡情、友情与岁月的味道；他写清明，记录不同时期的家族记忆，民俗与亲情交织，场景切换如电视片般鲜活；他写老四合院，写小巷，写炕头上的汉代画像砖，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河东风物，在他的笔下皆

有温度，皆变得鲜活起来。

独特的创作风格，让李立欣的散文拥有了极高的辨识度。作为运城学院第一届美术系毕业生，他将绘画的画面感与音乐的节奏感融入文字，让散文兼具视觉之美与韵律之妙；而几十年的生活积淀，让他深谙晋南方言的魅力，将家常话、方言俗语融入创作，让文字充满亲和力。他认为，要写好地方的家常话，便要懂方言的运用、懂地域人的比喻习惯、懂民俗、懂民间幽默。运城话里的“mo”，一句“进门一声mo，方知在世还是儿”，道尽晋南人的亲情与乡愁；“你急得那么死呀”，比“你急什么呀”更贴合晋南人的表达习惯，更具生活气息。“方言是经过乡土淬炼的古老生物录音，它的准确性、趣味性及其背后饱含的智慧语言文化艺术，都是文学所不能忽视的。”在他看来，方言是我们的群体记忆，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，被大多数人认可和传承下来的生活文学艺术。

他的散文，题材始终聚焦老百姓的日常烟火，“鼎沸市声，陌巷柴米，皆为烟火；稼穡躬耕，翁媪絮语，俱是人间”，这不仅他的创作素材，更是他的散文内核。那些看似平凡的日常，在他的笔下，皆成风景；那些看似琐

碎的小事，皆藏真情。他偏爱用准确的动词让这些文字鲜活：“啜一口奶”比“吃一口奶”更生动，“撮”比“举”更贴合晋南的语言习惯，让那些充满烟火气的文字更具画面感。

清晰的创作方向，也让他的散文创作有根可循。16岁考上高中，离开家乡，无论时代如何变化，他的散文，始终徘徊在“故土之恋”与“家园之思”之间，追忆已不复存在的故乡风景，描述乡土民俗与人性人情的伦理关系，更以“穿越”与“重生”的形式，追寻故土的“在场”。在书写乡土的同时，他也将目光投向现代城市文明，聚焦当代人的生存状态，以白描与写意的手法，让创作更贴合时代。

面对“把散文写成小说的模样”的质疑，他坦然回应，在文体边界扩张与融合的当下，散文的叙事创新是必然趋势，叙事的目的是让散文更好看、表达更丰富，而散文中的叙事，既要拥抱精细的俗世经验，也要打开深广的灵魂空间。对于当下流行的“大散文”，他也有着自己的理解：大散文讲究的是境界的提升与题材的拓宽，而非题材宏大、篇幅冗长，《南风薰兮》中的同题大散文，便是他对大散文的实践与探索。

本版责编 王捷

美编 荆星子 校对 杨颖琦

E-mail: ycwbw@126.com